

*HISTORICAL AND COMMERCIAL ATLAS OF CHINA.* By

Albert Herrmann.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 Vol. I), Cambridge, Mass., U.S.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33 × 19 cm., 112 pp., 80 pp. of maps, plans and diagrams. U.S. \$5.00.

柏林大學歷史地理學教授海爾曼博士，以研究歷史上之亞洲地理聞於世，曩年博士承哈佛燕京社委託，編纂中國歷史及經濟地圖，費時五載，始告成功，客歲九月國際東方學家在羅馬開會時，該圖趁時公佈於世。圖用英國文字，似為中美一般學者之便利設想，而哈佛燕京社所定售價殊廉，似亦望此治學工具得以普及於學界者。種種注意，具見用心。

書凡一百十二頁，其中地圖佔八十頁，參考目錄三頁，地名與人名引得二十五頁，題名與目錄四頁。所引用參考材料之來源皆按各圖順序註明。參考書籍，除中文外，尚有希臘，羅馬，波斯，阿拉伯及蒙古材料。近時考古發掘所得之結果亦間經引用。地理名詞與人名約七千六百條。羅馬字之拼音，係沿用威妥瑪翟理斯法(Wade-Giles' System)。華語中之歷史上外族地名人名，及其當時之讀音則採取漢學語音家高本漢(B. Karlgren)與西門(W. Simon)二氏之考據。書後附一中國字體表，可與地名引得對照，殊便研讀。

書中所用地圖底版(outline maps)共有六種縮尺：亞洲圖一(三千萬分一)；中國本部圖二(一千五百萬及一千萬分一)；中亞與東亞圖各一(二千萬分一)；東土耳其斯坦圖一(一千萬分一)。地圖底版均用德國通行之暈渲法以表示地形，使讀者對於古代文化事實如歷代之道路，都市，長城，要塞之地理位置

與自然關係得深切之認識。圖中之海岸線及河流，皆注意其歷史上之遞變，諸如黃河之遷徙，揚子江及黃河口三角洲之向海伸張皆經探討，盡量列入。故以海氏之圖與日本箭內互博士所編東洋讀史地圖相比較，海氏之圖術有過之而無不及也。

書中首圖表示中國在世界之地理位置，用摩爾魏特投影法(Molleweide's projection)表示全球，而中國處於此圖之中央，讀者可一目瞭然於中國在近代世界地理上之扼要地位。第二圖為中國本部自然地理圖，圖中原有地形之外，再加各種顏色以表示黃土區，沖積區及塞外沙漠分布之區域，與古今森林及動物區域。夏商周三代及秦漢之大略疆界則用各式斷線以表示之。吾人對於遠古疆界，間僅粗知大略，披覽此圖可知先秦漢族勢力伸張之概況，當年從秦嶺以北之黃土高原向北拓地直抵蒙古高原之邊沿，向東開發則囊括華北之大平原，向南亦逐漸征服中國南部森林與低濕之地。當前漢之世，中國本部之地，除浙，閩，粵東山地外，已隸版圖矣。

第三為考古圖，表示新石器時代墳墓器具，及銅器時代與鐵器時代遺蹟發見地之分布，以此圖與第二圖參看即可見中國文化之發端只限於狹小之地帶，以山西高原南部之盆地平原及洛河河谷為核心。此外，該圖尚表示有史以前人口移動之方向。

第四圖以次以至頁六三為吾國歷代地理圖，上自遠古，下逮遜清季世，舉凡歷代疆界之重要變動，都市位置，行政區畫，商品產地，以及水陸交通路線，皆可按圖而得。三代之疆域根據中國之傳說而加以新考證，以示遠古漢族政治勢力時而擴大，時而分裂為多數小邦，直至秦始皇方成一統之帝國。秦漢以

後，至於民國，每朝大約各佔一圖，正圖以外，間附各時代主要都市圖，俾便讀史者之參考。

本書最具特色者似爲中外交通路線圖，凡東亞與中亞，南亞及西亞國使朝貢，商賈往來，禮佛取經之道路均一一畫出。其有關之事實，如古代各民族之地理分布移徙，與其盛衰興亡，以至國際貿易中心之生成與消滅，與夫交易貨品之種類，圖中亦皆有相當之表示。是又爲此圖之較進步於箭內互氏地圖者也。

此外尚有古代以至十四世紀之中國及中央亞細亞宗教諸如佛，回，耶及摩尼教，火神教之遺蹟分布地圖，亦爲其它歷史地圖之所無者。

圖中頁六四至八四表示現代中國，包括行政區域，都市，人種，語言，農林，礦業，經濟，交通與華僑分佈各圖。其中最具特色者似爲頁六十七及六十八之中國政治及種族語言地理分布圖，用三十種顏色及符號以表示吾國邊疆種族語言之複雜情形。各政區圖中亦以邊境省份最爲精彩，所畫交通路線，尤有特殊貢獻。

書中可商榷之處似有二點，其一爲自然地理圖中古代森林之地理界線，其二爲隋唐以前郡國之界線，凡此本難確定，即國史沿革專家之意見亦多謂現在已經考據之材料尙不足資以斷定歷代行政區之界線也。

古人讀書，左圖右史，近代學者研究史地社會之學，尤倡‘地圖習慣’(the atlas habit)，俾得深刻之觀念。然則海爾曼博士所著中國歷史地圖殆爲目下學界難得工具之一種矣。爰爲介紹，以公同好。

洪思齊

DILTHEY UND DIE DEUTSCHE PHILOSOPHIE DER GE-  
GENWART. Von Julius Stenzel. Berlin, 1934.

此書爲德國哈勒大學教授司騰澤爾在康德學會的演講。司騰澤爾專精拍拉圖哲學，爲歐洲最少數學者能了解拍拉圖哲學的一個。他本來是克爾大學的教授，政變以後，因爲他的太太有猶太血統的關係，所以被迫停職，但是後來還是因爲學問太好，又沒有政治活動，所以又把他調在哈勒大學。他年齡不過五十左右，應該是一個很有希望的學者，但是很可惜在今年上半年，他忽然患了急症，與世長辭了。死亡使他不能繼續工作，這當然是哲學界很不幸的事情。這一本書，要算他比較最後的著作。

我在克爾大學求學的時候，關於哲學方面，我所從遊的，主要是克洛那 Richard Kroner 和司騰澤爾二人。我從克洛那習康德和尼采，從司騰澤爾習萊布尼慈及語言哲學，本來克洛那是黑格爾專家，司騰澤爾是拍拉圖專家，但是我因爲忙於研究德國文學，不能盡量利用我難得的機會，現在想起來還非常地失悔。無論在教室裏邊，或者在平常談話，克洛那是最能講話的人，議論橫生，頭頭是道，司騰澤爾却訥訥不能出口，同克洛那恰好成一反襯。但是他下筆爲文，精深博大，條理也比較清楚。我們只消看這一本書，在短短的篇幅裏，他却能夠把狄爾泰和德國現代哲學，提要鉤元，條分縷析，作者精透的見解，淵博的學識，在此已經可見一斑了。

十九世紀的後葉，德國有兩個氣魄最大，影響最深的哲學家，一個是尼采，一個是狄爾泰。尼采同狄爾泰兩人的哲學雖然出發點不同，但是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路線，這一條路線，就是

一方面反對十九世紀的物質主義，把人類物質化機械化，一方面繼續康德以來德國理想主義的趨勢，提高人類的尊嚴，把人類作為世界的中心，真理的究竟。尼采的超人主義，狄爾泰的人生哲學，精神歷史學，寫實心理學，都是走這一條路線自然的結果。

我們講尼采狄爾泰氣魄最大，影響最深，為什麼要用‘深’字，是很有斟酌的，因為兩人的哲學，在生的時候，除少數人以外，都沒有得着廣博的宣傳，到是他們死後，他們的哲學纔漸漸得着多數人的崇拜。一直到現在，他們的影響，還在繼長增高。好像他們在生的時候，影響的範圍，雖然很小，但是已經深深地種下了根基，所以到現在纔發皇光大起來。

狄爾泰一共活了七十八歲，埋頭苦幹了五六十年，但是他除了少數的朋友和學生以外，並沒有得着多少人的崇拜。在一九一一年他死的時候，連他著作中最重要的，精神科學導言，早已經一部分絕版，一部分散佈在不容易得到的雜誌，一部分簡直沒有法子印行。只有一本書生活與文學，纔受一般讀者的賞識。還是在他死了以後，他的門弟子，把他的著作收集起來，重新印行，一般人纔知道狄爾泰哲學的意義，對於現在德國的哲學，纔起首發生偉大的影響。

狄爾泰作學問的方法，也同尼采一樣，不斷地進步，不斷地改變。尼采起初相信藝術，後來相信科學，最後達到他的超人主義。狄爾泰的思想，也經過無數的變遷。但是狄爾泰的態度，同尼采有一個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尼采自信力強，無論在那一個時期，他都相信他自己所求得的是絕對的真理，狄爾泰却時時刻刻都不敢相信他自己對於真理，有絕對的把握。他

作的文章，題目都帶一種嘗試虛心，不敢自信的色采。他雖然作了那樣多年的學問，但是他從來沒有一天，感覺到自己有什麼成功。他從來也不埋怨別人誤解了他的哲學，他自己就是自己最嚴厲的批評家，他常常對自己的學問不滿意。一八五八年，他寫信給他父母，他說：‘一半的生命，在不幾年中間，轉瞬就過去了，但是學問方面，所得的不過起首，起首就完了’<sup>(1)</sup> 一八九五年，他向學校告假，他的理由是：‘這一種艱難工作的實行，把我滿箱子的預備草稿，整理就緒，一年一年地更加困難，我自己內心裏感覺得我不能失掉一生辛苦努力的工作，不加整理。只有以後的時間，最深沉的安靜，纔能够使我這一個目的成功。’<sup>(2)</sup> 在他滿七十那一年，他說：‘我看見我的目的了。假如我還在半路上，我希望我的年少同路的伴侶，我的門生，能够走完這條路。’<sup>(3)</sup>

這一種謙退的態度，當然有許多可以引人攻擊的地方。第一就是他老不敢用肯定的名詞，因此他的思想，總不容易有明白清楚的輪廓，往往使研究信仰他的哲學的人，失掉了最後的耐心。第二就是他一個思想，還沒有想完，往往又轉了方向，我們所得到的差不多盡是些零碎片段的研究，而不是整個的系統。但是真理是不容易求的，狄爾泰矜慎的態度，雖然給我們研究上許多的困難，但是他片段的研究，却往往比許多完成的哲學系統，還更能啓發我們哲學的思想。並且狄爾泰根本就告訴我們，他的工作並沒有完成，他希望後來的人替他完成。

(1) Der junge Dilthey S. 51.

(2) Werke V. C. XVI.

(3) Werke V 9.

他看清楚了近代哲學上最重要的問題，他作了許多開場的努力，但是他自己雖然不能解決這個最重要的問題，他却指示了我們解決這個問題的途徑。狄爾泰哲學的意義在這個地方，他對於現在哲學的影響也在這個地方。

在一八六一年，狄爾泰纔廿六歲，他已經定下了兩個計劃，這兩個計劃，包含德國哲學裏邊兩個最重要的問題，同時也定了狄爾泰以後努力的方向。他說：‘我要用我所有的力量，來實行我兩個鼓動我思想的計劃：一部基督教宇宙觀的歷史，一個從歷史的(心理的)了解系統和分類發生的哲學同宗教(文學)精神的批評研究。’這裏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狄爾泰把‘宗教’和‘文學’，‘歷史’和‘心理’，同時並舉，看成一樣。在這兒已經種下了狄爾泰全部哲學的根基。狄爾泰繼續說：‘擊我有限的力量，來有價值地駕馭這個強有力的對象，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這一個研究的對象，會成功一個建築在我們歷史和哲學的宇宙觀上面的純理批判。但是至少這個目標，我要明白地擺在我的眼前。’(4) 在狄爾泰七十八歲的時候，回顧他一生的工作，他又說：‘如果一個人相信，經過長時間的生命，纔達到更成熟的主張，他初次發現的快樂，他少年生命的情況，仍然預先包含了未來的基礎，也許，甚至於包含一種真理，以後因為沒有那樣清楚看見，反而失掉了。’(5) 實際上狄爾泰在一八六一年寫的那幾句話中間，已經把他畢生工作的方向規定了。

狄爾泰哲學的起源是歷史，到後來歷史簡直成了他哲學

(4) Der junge Dilthey S. 120.

(5) Werke V. 3.

的中心。他起初學神學，他本來是一個牧師的兒子，但是這位神學家，漸漸變成了歷史家，而且以後他一切的思想，都同歷史發生最密切的關係。他發現在歷史上一切大小人物中間，有一種支配時代的精神，這一種精神，就是形而上學最後的真理，在這一個真理的後邊，沒有更進一步可以抓住的東西。這就是狄爾泰對於哲學，創造的新概念，我們必須要就這一點來衡量他和他的思想。狄爾泰認為他自己所處的時代的精神，就是‘對真實激烈的努力’。狄爾泰發現了他處的時代，對於真實，有一種新的自覺，這一種新的自覺，起首於十九世紀初葉自然科學的研究，漸漸侵入了歷史的範圍。精神科學和歷史訓練的起源，歷史家和語言學家如郎克，利布爾，和格銳蒙弟兄，他們的成績，決定了狄爾泰哲學的真實概念。他看見了德國理想主義宇宙觀的傾頹；他看見了第二時代哲學自然的創造；他看見了自然科學對於空疏思考觀念的勝利，因為理想主義錯誤地想把這一些空疏思考觀念應用到自然科學上面去，當然不能成功，但是同時他又看見自然科學的觀念，和自然科學的看法，想應用到全部真實研究的危險。形而上學的思考，固然是空疏，但是狹隘的實驗主義也是一樣地錯誤。所以狄爾泰說：我的哲學的基本思想就是，一直到現在，哲學還沒有建築在整個的，完全的，不割裂的經驗上面，因此也還沒有整個的，完全的真理。(6)

一直到現在，真實的一面，哲學完全沒有注意到的，就是歷史，狄爾泰認為歷史的研究，與真實的尋求，有極密切的關係。在狄爾泰當時，德國在精神科學各方面，都出了好些偉大的歷

(6) Werke VIII 175.



史家,如像利布爾對於羅馬的研究,把羅馬本來的面目,現給我們,狄爾泰從這裏發生了一種新的思想,他覺得他自己也是歷史家了。他說:‘有兩種作哲學研究的人:一種同時對於數學物理的進步很活動,另外一種,同時對於歷史政治的研究很活動。’

(7) 狄爾泰又發現哲學離不開歷史,任何科學的研究,也離不開哲學。他說:‘藝術,宗教,法律,政治,分別獨立,各有各的哲學的時候已經過去了。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根本原則變簡單了,各種科學互相關係了,研究方法闡明演進了,立刻就少不了哲學的精神。’(8)

從上面的分析研究,我們知道,狄爾泰哲學的目的,是要求全部的真理,他認為各科離不了哲學,哲學離不了歷史,所以歷史是狄爾泰全部哲學的中心。但是狄爾泰歷史的研究,是從歷史上哲學宗教偉大人物下手。狄爾泰認為他所處的時代精神是‘對真實激烈的努力,’他自己對於真實激烈努力的方向,就是歷史,就是歷史上偉大的人物,這一些偉大人物精神的發展演進,就是狄爾泰認為真實存在的地方。但是這一些偉大人物少年時代精神的成長變化,比老年時代,還更重要,因為少年的時候,他們的個性還沒有堅定,人格還可以變化。所以狄爾泰對於歷史上哲學宗教偉大人物的少年歷史,特別留心,如像黑格爾,希萊馬黑爾的少年歷史,狄爾泰都曾經下過特別工夫,後來狄爾泰一派的思想,也把這一點奉為要緊的家法。

(7) Aus einem unveröffentlichten Plan zu einer Einleitung in das wissenschaftliche Studium des Menschen, der Gesellschaft und Geschichte,” zitiert von Misch, Werke V, XIV.

(8) Werke VIII, 271.

偉大人物的成長變化,包含一種歷史性 *Geschichtlichkeit*, 人類一切精神的活動,都有一種歷史性,這一種歷史性,就是真實的源泉。德國以前的理想主義,專用空疏的思考去求真實,不能成功,因為真實是實在的,有內容的,不是虛無的,空疏的。十九世紀的自然科學家,想把自然科學的規律,應用到全部求真實的路徑上去,也不能成功,因為自然現象的真實是固定的,人類的精神現象的真實是活動的,如果仍然用自然科學的規律去尋求,一定會謬誤百出。狄爾泰看出這一點,所以他從歷史出發,替德國哲學,闢出一條新路來。

偉大人物的成長變化,在個人方面,固然有他的特性,但是在時代方面,也有牠的特點。狄爾泰以為每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這一種時代的精神,却又靠偉大人物個人精神在各方面的表現。由他們精神的活動,創造了客觀的真實,如像宗教哲學文學音樂法律經濟等等,都是時代精神,藉偉大人物個人精神的活動,創造出來的真實。同時這一些個人精神的活動,當然又反轉來影響時代精神。但是到底還是偉大的個人精神,創造歷史,還是個人上面,還有一種最高的力量,在支配一切,使時代轉變,思想成熟,這兩種看法,顯然都各有一部分的真理,狄爾泰並不只贊成任何一方面,因為這不是狄爾泰思想中主要的問題,狄爾泰主要的問題,就是:歷史是人類對於時代與時代中包含將來時代精神一種強烈的欲望,犧牲的皈依,怎麼樣可能,怎麼可以了解?

如果我們把康德可能性的觀念來同狄爾泰比較研究,我們可以很顯明地看出狄爾泰同康德的關係來。

狄爾泰同康德的關係,可以從兩方面來說,一方面是正的,

一方面是反的,正的方面,狄爾泰同康德相同,反的方面,狄爾泰同康德相異。相同的,有四點:第一,每一個認識,都是一種活動,每一種活動,都一定先有一種認識,要靠這一種認識,人物或者事物的對象,纔能夠形成。真實是永遠沒有完成的時候,牠一定要常常活動,常常有表現。第二,就是康德哲學回復到‘人類’的轉變。我們都知道,康德晚年,把一切主要的問題,總攏來作成一個問題,就是‘人類是什麼?’狄爾泰說:這個問題的答覆,人類所能夠知道的,就是歷史。但是反轉來說:‘我們用來衡量一個精神活動的過程的統一性,又只能在人類中去尋找。一切經驗的,了解的事物,……我們都在人類中去尋找’。(9) 第三,狄爾泰也同康德一樣,極力反對合理主義的形而上學。第四:狄爾泰也同康德一樣,努力去建築另外一個形而上學,我們人類在有界限的世界中的智識能力能夠建築的形而上學。

以上這四點,是狄爾泰的哲學同康德的哲學相同的地方,也就是我們現在對於康德哲學,還發生興趣的地方。至於反的方面,狄爾泰同康德根本不相同,就在這一點:康德相信除個人的自覺 *Individuelles Bewusstsein* 以外,還有一種普遍的自覺 *Allgemeines Bewusstsein* 因為只是個人的自覺,人類就不能有共同的經驗,共同的標準,所以在個人的自覺以外,一定有一種普遍的自覺,一切的科學智識,纔可以成立。狄爾泰從歷史及歷史性出發,認為只有個人纔有真實,個人的自覺,纔是真實的自覺,離開了個人,離開了有歷史性的個人,就不會有真實,所以普遍的自覺,不過是康德的幻想,根本就沒有這一回事情。照狄爾泰的看法,沒有另外一個主體,沒有另外一個‘我’,沒有另外

(9) Werke VII 278.

一個自覺，只有真正有血有肉的人類，同他所有精神的力量，感情，想像，努力。狄爾泰認為現代對於真實有一種新的自覺，現代哲學家的使命，就是要把這一種新的自覺，指示出來。狄爾泰對於對象的思想出發點，只是一個有形的‘我’纔成問題。康德哲學的基礎，和他對於自覺的主張，不是從人類和他的歷史性得來，乃是從數學物理的思想得來。雖然康德在判斷力量的批評裏面，把‘我’和人類的觀念，有進一步的研究，但是對於歷史的看法，康德始終沒有進一步的見解。(10) 所以狄爾泰對於康德的歷史觀念，有必要的批評和改正。

康德在自然科學的對象，和認識這些對象的自覺兩件事物中間，用先天的智識來聯絡貫串。但是在歷史的對象，認識的主體，和被認識的對象的同樣，始終是一個難解的問題；在這兒，認識的主體，一定要把自己當成一個歷史的對象來認識，纔可以了解牠的對象，因為牠的對象，同時又是另外一個歷史的主體。在這一種行為與經驗中間，常常受社會束縛的歷史生存之下，康德先天智識的規律，沒有存在的餘地。因為任何同歷史對象發生關係，努力了解牠的主體，自己本身就受歷史生命過程全力的支配。並且歷史對象的變化，完全看研究歷史的人精神人格的大小，雖然歷史的影響，好像已經死亡過去，研究的人一定要有重新生活歷史的本事，這一種本事，凡是同歷史發生關係的人，都不能不有。歷史的對象，既然經過研究歷

(10) In der 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 bleibt Kant bei der rationalistischen Fortschrittsidee durchausstehen. Vgl. P. Menzer, Kants Lehre v. d. Entwicklung in Natur u. Geschichte, bes. Kap. IV

史的人的重新生活，牠也就變成一種新鮮活動的生命，這一種生命，染遍了研究歷史的人自身新鮮活動的生命的色采。所以對於歷史的對象的自覺，根本就不能有一種所有歷史家共同的自覺，也不能應用任何所有歷史家共同超經驗的先天智識，牠只有這一位當時此地的歷史家個人的自覺，至於超經驗的先天智識，他根本就沒有應用的機會了。

以上略講狄爾泰同康德的關係，來作一個介紹司狄澤爾教授，研究狄爾泰和德國哲學的例子。至於他還講狄爾泰和現代德國哲學家，如像胡色爾，海德格爾，亞斯柏爾斯的關係，我們一方面因為篇幅的冗長，一方面因為中國文字沒有準備，介紹德國哲學的困難，一時也不及細論了。

陳 銓